

独词句的情感、意义及意图研究

黄弋桓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74)

[摘要] 独词句属语用学研究范畴。它一词成句, 在语境中携带有多种表达内容, 包括情感、意义及意图, 且情感、意义、意图三者浑然一体, 不可割裂。独词句是语用现象, 但相关语用学理论因注重意义或意图, 忽视情感, 故无法合理解释独词句内容的浑然一体。叶斯柏森等学者提出的“整体观”更适合解释独词句情感、意义、意图不可分割的事实。

[关键词] 独词句; 情感; 意义; 意图; 整体观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2018)01-0095-06

独词句指从结构划分出来的、一个词形式^①的句子。从独词句原词的词类看, 有叹词性和非叹词性两类, 前者如“嘿!”“哎哟!”“嗯。”后者如“飞碟!”“打!”“糊涂!”“恭喜!”“难怪!”“谁?”等。一直以来, 学界对于这类句子都不太重视, 最早如刘复^{[1](P69)}、金兆梓^{[2](P56-57)}、黎锦熙^{[3](P14)}都将独词句视作省略句, 后来认识到汉语中并非所有句子都具备主谓, 承认了独词句的独立地位, 但多认定其成员仅限于叹词性和名词性两种^{[4](P312)[5](P63-72)}。随着1984年《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中“非主谓句”名称的提出, 独词句又被视作非主谓句的下位成员, 其原词词类也扩大到叹词、动词、形容词和名词^{[6](P49-50)}, 后来又有学者补充了代词性和副词性独词句^{[7](P419)[8](P87-89)}。独词句结构简单, 与语境关系紧密, 必须在语境中来考察它的表情达意。之前的分析比较概括简单, 如针对叹词句(即叹词性独词句)多局限在表情一个方面, 也未仔细考察具体语境对叹词句内容

的影响。叹词句之外关注最多的是名词性独词句, 一般认为, 这类句子表示提醒、惊讶, 分析并不详细。本文认为, 独词句包含的内容由语境决定, 在语境中它携带有丰富的情感、意义及意图内容, 并且所有内容浑然一体, 难以割裂。

一、独词句内容分析的不足

一开始, 学者对独词句的讨论相对集中在其结构及原词的类别上, 关于它包含的内容只在讨论中偶尔提及, 而且分析也很简单。以名词性独词句为例, 郭中平认为像“血!”“雷声!”是表示事物的呈现, 有引人注目的意思^{[5](P48)}, 马忠认为“老虎!”“汽车!”等表示惊讶^{[9](P201)}, 张静认为“火!”“敌人!”主要表示急切语气^{[10](P400)}, 朱晓亚则认为“水!”“飞机!”等表惊喜或恐惧, 同时提醒别人注意^{[11](P126)}。像这样把独词句单个列出、脱离语境来看待其表意并不准确。独词句不能离开语境, 语境直接决定了它包含的内容。也有学者在讲述独词句内容时

[收稿日期] 2017-12-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汉语独词句的情感与认知研究”(15YJC740033);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叹词句法位置及情意研究”(2016QNYY3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英汉独词感叹句情感与认知研究”(2017M612881)

[作者简介] 黄弋桓,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及汉语语法。

① 学界早期所谓“独词句”之“独词”还包括词组形式, 如郭中平将“好一朵美丽的玫瑰花!”也看作“独词句”, 参见郭中平《简略句、无主句、独词句》,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第46页。本文所涉之“独词句”只限于一词成句的情况。

联系了语境,但分析显得较为笼统及单一,如在解释“蛇!”时,童养性认为是引起听话人注意^{[12](P12)},武占坤认为是惊呼^{[7](P419)},韦世林认为传达了说话人对突见之物的确认及惊诧(甚至惊恐)^{[13](P149)},黄伯荣、廖序东认为表示突然的发现^{[14](P188)}。这类分析有合理之处,但稍过简单,且如果语境不同,独词句的内容也会不同,加之在具体语境中,独词句携带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并非哪一种情感能够概括完全。

针对独词句类别中争议最小的叹词句,学界少区分“词”与“句”,且多从“叹词”这个角度来讨论“叹词句”的表意,一般认为叹词侧重表达情感。如黎锦熙称叹词为“情态词”,认为它“只是一种‘独立的’表情的声音”,可归纳为五种:表惊讶或赞叹;表伤感或痛惜;表欢笑或讥嘲;表愤怒或鄙斥;表呼问或应答^{[3](P337)}。高名凯讨论了叹词的来源,认为叹词来源于“带有某种表情色彩的语音”,是感情情绪“自然的流露”^{[15](P547)}。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国外有学者从语用和认知的角度来研究叹词,开始关注到叹词的语用功能。如英国语言学家 Geoffrey Leech 指出原生叹词都在话语的参与和信息框架内运作,而非标记情绪,次生叹词则常常具有应答、转换话题等多种功能;波兰语言学家 Ewa Walaszewska 认为除了表达情绪以外,单独使用的叹词能传递意图,比如大街上两个朋友相遇,其中一个人说了“Yipee!”,听话人可以推导出说话人传递的意图,即命题: The speaker is happy at time1 to meet me at time2.; 德国语言学家 Neal R. Norrick 认为叹词都可以独立成句,标记说话人的内心状态。在具体交际时,听话人能识别其意义,是因为其语用属性产生于反映各种认知状态变化的一般特点^{[16](P215-217)}。

综上所述,针对独词句携带的内容,学者们或分析情感,或侧重语用认知,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即便有学者提及二者,如韦世林认为“蛇!”既表达了惊诧、惊恐的情感,也是说话人对所见之物做出的判断,说明独词句“蛇!”同时包含情感与认知内容,但此类解释多是针对某个具体句子而言,并未从总体上进一步研究所有独词句的表意特点。本文认为,在语境中,独词句的表达内容涉及三大类:一是情感,二是意义(属认知内容),三是意图(含意图内容的独

词句相对较少)。此外,独词句的所有内容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独词句的情感、意义、意图等三个内容

情感(feeling)属于区别于认知和理智的感情性心理活动的广泛范畴,是对感情性过程的感受和体验^{[17](P15)}。认知(cognition)是与情感、动机、意志等心理活动相对应的大脑理智的认识事物和获取知识的行为和能力,是心理过程的一部分,认知的核心是思维^{[18](P1-2)}。意图(intention)是一种心理状态,包括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前者指向受众传达某事的意图;后者指向受众传达信息意图的意图^{[19](P52)}。可见,情感与认知、意图是相对的,认知属于精神领域,指需要思考、跟思维有关的如指称、判断、评价、态度、感受等;而意图涉及交际,一般存在一个听话人。独词句携带的内容中,既涉及情感,也包含认知,有时还有说话人的意图,非常丰富。不过要分析出这些内容并非易事,独词句完全依赖语境,它包含的内容需要语境的辅助才能知道,如把“嘿!”“哎哟!”“嗯。”“飞碟!”“打!”“糊涂!”“恭喜!”“难怪!”“谁?”之类的独词句单独列出来,难以分析它们究竟表达了哪些情感、意义或是意图,似乎只能简单说叹词句表达情感,而非叹词性独词句或者表示指称,或者表示陈述,或者表示否定,或者表示疑问等等。这样来分析独词句并不完整,也没有弄清楚这类句子在表意上的特点。有时即便有语境,如果语境不充足,同样不易辨识清楚独词句包含的内容。与独词句相联系的语境既包括说话时客观存在的时间、地点、场合、背景等现场要素,也包括说话人的认知心理和认知能力等,甚至还包括说话人的手势、面部表情、眼神、肢体活动、语气等副语言^{[20](P35-36)},在书面文本中主要体现为该独词句的上下文或前后语。借助语境,可以分析出独词句包含的丰富内容。例如:

(1) 胡妈抱着小白走了进来。“怎么回事?”章明清问。“先生,又在打架。”胡妈说。“又是李家?”“那还不是。那个男人啊,真是!丢了事,天天喝酒,越没有钱越喝酒。喝醉了就打老婆。天下少见!”胡妈边说边鄙夷地摇头。章明清走向门口,冷淡地望望院内看热闹的人群,和那个站在家门前跳脚咒骂着的醉汉。“[生活,生活!]”他沉重地低语。(曾卓《悲歌》)

例(1)是抽象名词构成的独词感叹句^①。《悲歌》讲述了小职员章明清因经济拮据,没钱替重病的妻子治病,也无法顾全两个儿子的生活,负债的重担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想要预支薪金,又没得到上司的批准。当听到邻居的打闹声,他不由自主地说出“生活,生活!”。“生活!”是章明清对邻居生活的感慨,也是对自家生活的评价,同时表达了强烈的情感:邻居的生活让人压抑;自己的生活太过窒息;没钱为妻子治病感到内疚与痛苦;无力改变现状而无奈伤感;对社会阶层贫富悬殊的不满与愤怒等等,所有内容都融合在独词句“生活!”中。

针对没有具体指称义和陈述义的叹词句,学界一般认为它重在表达情感。随着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学者们关注到叹词句的语用功用,认为叹词也离不开说话人的心理活动,不再只谈其表情的一面。荷兰语言学家 Felix Ameka 就提出有的叹词如 ouch 偏重情绪层面,有的叹词如 oh 偏重认知层面^{[16](p215)}。叹词(句)是偏重情感还是偏重认知也与语境相关,例如:

(2)【七年前于果在美国和夏小白相恋。于果回国后,夏小白独自生下了儿子夏天。夏天七岁时,夏小白因车祸不幸遇难,夏天独自回国来找爸爸。泰勒是夏小白的哥哥,在汽车修理厂两人第一次见面。】

泰勒:夏小白你认识吗?

于果:认识。

泰勒:三个月前她在美国出了一场车祸。

于果:[哟!]

泰勒:不幸去世了。

于果:[啊?!]

泰勒:你刚才看到那个小孩儿,是夏小白的儿子。

于果:[哦!]

泰勒:也是你的儿子。

于果:[啊?!](电视剧《小爸爸》)

在例(2)中,叹词句既表达于果当时复杂的情感,也联系着他当时的心理活动,他心里内疚,当年因家里出事,自己没有回美国找夏小白,他不明白夏小白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他儿子的事,在质疑这个小孩身份的同时,也隐约觉得可能真是自己儿子。同时因为夏小白没有出现,反倒是她哥哥来和自己见面,觉得奇怪。在种种

思绪下听到泰勒说出一桩一桩事,于果从不知道到知道,从怀疑到确定,每个叹词句都包含丰富的情感与意义。如“哟!”就表达了意外、担心等情感,同时有对夏小白的回忆,急于想知道对方情况如何。“啊?!”表达了诧异、怀疑的情感,太过突然,不敢相信夏小白已经离开人世。“哦!”有惊讶、庆幸等情感,听到夏天是夏小白儿子时的轻松与释然,并断定孩子与自己没有关系。“啊?!”则有震惊、难以置信等情感,自己突然多出一个儿子、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夏小白怎么不告诉自己、为什么现在又把孩子送回来、该怎样面对这个孩子、泰勒告诉自己真相的目的是什么等等心理活动都包含在内。可见,叹词句不止表达情感,也非完全表达语用认知内容,它涵盖二者,应该借助语境仔细分析。此外,叹词句还能表达某种意图,例如:

(3)酒过数巡,脸色红润、汗珠满面的陈毅,突然以极度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

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包括羞红脸的张茜,也无可奈何地笑了!(铁竹伟《陈毅的最后一次家宴》)

例(3)是陈毅元帅故意以夸张的语调来引起大家注意,目的是让妻子没法管自己喝酒。叹词句“哎哟!”也带有情感成分,如反映出元帅对妻子做法的否定、少许不满之情,但此处情感并非重点,叹词句更像是一种策略手段,元帅用叹词句将大家的目光聚集到妻子身上,让妻子顾及场合无法坚持,自己能够开怀畅饮,而最终策略起到作用,妻子果然羞红了脸。可见,在特殊语境中,偏向于表情的叹词句也能偏向于表达意图。

独词句表达意图这一点,可参考 Leech 的相关说明。Leech 在解释语义学与语用学的不同时,举例认为当 Trotwood 小姐说“Janet! Donkeys!”时,目的不在于“Donkeys!”的意思“驴”,而是想通过这句话让 Janet 把驴赶出草

① 杜道流认为抽象名词具有【-离散】【-个体】的语义特征,不能构成独词感叹句,参见杜道流《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本文收集到的语料显示,只要说话人愿意强调、觉得应该突出,抽象名词也能构成独词感叹句,除了“生活!”以外,还有如“质量!”“爱情!”“和平!”“命!”“自由!”“文化!”“耻辱!”等。

坪^{[21](P454)}，表达的是她的意图。Trotwood 小姐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科波菲尔》) 中 Copperfield 的姨婆，由于无法容忍自家门前的草坪受到驴的破坏，每当有驴跑到草坪上，她就会叫上女仆 Janet 一起去赶驴。这天，草坪上又来了两头驴，她于是大声喊女仆：“Janet! Donkeys!” 在语境中，姨婆说出的“Donkeys!” 表达了把驴赶出草坪这一意图，是一种命令，带有明显的交际性。另外，“Donkeys!” 也包含丰富的情感，是姨婆对驴跑到草坪上的厌恶，对又有驴出现感到愤怒，害怕驴毁坏草坪的紧张，需要仆人帮忙的急切等，同时“Donkeys!” 还指向驴这一对象，也是姨婆做出的判断：那是驴。由于 Leech 的目的只在区语义与语用义，故他并未区分情感内容与认知内容。再如：

(4) 骆黑子：明义、晓阳，[萝卜，萝卜!]

郝明义、程晓阳：萝卜？（马继红、高军《天路》）

例(4)出自电视剧《天路》，所选例句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青藏公路的过程中，一些工人的腿上、胸口上出现一块块溃烂的紫斑，并陆续因此丧命，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一次偶然，伤病员吃了萝卜后，病情竟奇迹般地好转，女军医茹静这才明白病因，原来是因为高寒缺氧，加之超负荷工作，人体缺乏维生素引起的。探路队队长骆黑子听完这一解释后，他突然想起什么，转身欲走，正好遇见战友郝明义和大学生程晓阳进来，骆黑子兴奋地向二人喊到“萝卜！萝卜！”由于郝、程二人之前不在场，他们不知道是萝卜治好了病，故而不明白骆黑子说“萝卜！”时包含的情感、意义及意图。

独词句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个人言语行为，不一定是言语交际行为，因而不必一定存在交际目的，如前文所举“自由！”，但名词性独词句“Donkeys!”“萝卜！”都带有明显的交际性。它们不全是说话人在语境中马上做出的反应，而是说话人有意识、有计划、主动地去吸引听话人注意，从而表明自己的意图，不过这种情况的独词句并不多见。除了特殊情况下的叹词句以外，交际类独词句前面一般都会出现听话人的名字，是说话人先用这种方式去唤起听话人注意，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意图。

三、独词句三内容的整体性

独词句本质上是语用问题，理论上语用学的相关理论都能解释这一语言现象，但无论是早期语用学理论，如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还是认知语用学理论，如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维索尔伦的顺应论，在解释独词句现象时都存在不足。独词句在语境中携带多种表达内容，或者说它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该句子的字面意思，将独词句的表达内容划分为情感、意义、意图等三个部分更多是出于研究方便，实则三个部分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语用学理论重视意义或意图，忽视了情感，不适合解释独词句内容不可分割的事实。比如，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说中的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与成事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与独词句有关，但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①及解释中都缺少有关情感的表述。用施事行为来解释独词句，比如，走路时看到蛇，说话人脱口而出“蛇！”，是在发出一种警告（行使型：提醒旁人当心），或是进行一种判断（裁决型：看到的是蛇）；说某人“聪明！”时，是在进行一种判断（裁决型：这人聪明），或是表明一种态度（行为型：认为他聪明）。这样来分析独词句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因为缺少情感内容，解释并不全面，比如“蛇！”和“聪明！”同样包含说话人强烈的情感。成事行为则重在指话语对听话人造成的影响或效果，只有听话人领会了说话人的意图，成事行为才会发生，因此这一行为需要听说双方的配合与互动，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独词句。比如说“蛇！”或“聪明！”时，不一定有听话人在场，就算有，说话人也重在表现自身情感或心理体验，不关心听话人的实际反应。再如关联理论，关注语言交际中对话语理解，重视语用信息的认知推理，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但运用此理论来分析独词句，同样无法得到情感内容。独词句不仅是纯粹表意义或意图，还包含情感。独词句中的情感与意义、意图浑然一体，不可割裂。

独词句现象的特殊性可以用“整体观”来解释。“整体观”来自丹麦著名语言学家 Otto

^① 奥斯汀把施事行为的话语按其语力分为裁决型、行使型、承诺型、行为型和阐释型等五大类。参见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162页。

Jespersen。Jespersen 认为早期语言的词汇自身都带有一些修饰语，后来这些修饰语才分解出来，用独立的形式来表达，他举了拉丁语例子“cantavisset”，认为该词最初包含唱歌、过去完成时、虚拟语气、主动语态、第三人称、单数等六种意思，这些意思综合在一起，直到后来的语言中动词所具有的人称、数、时态、语气等语法范畴才分解出来，用助动词或介词等来表达。换言之，“cantavisset”最初表达整体内容，这些内容浑然一体，之后才开始分化。由此 Jespersen 提醒说，不能从“综合”（synthesis）这一术语的词源义“composition”或“putting together”得出结论，认为综合指一些原本独立的成分组合在一起，从而认为分析先于综合，因为今天能分析或分解的成分，在早期都是无法分析、不能分解的，“‘纠缠’（entangled）或‘复杂’（complicated）能更好地描述语言最初的状态”，语言是从“密切相连的、不规则的聚合体向自由的、规则的、可组合的独立成分发展”^{[22]（P421-422,429）}，认为语言最开始表达整体内容。他还举例说，在原始社会，人们打败并杀死一个可怕的敌人后围着他的尸体，边跳舞边喊出“Tarara - boom - de - ay!”这样的话，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大致表示“河那边这个可怕的敌人被杀死了”，“我们杀死了河那边这个可怕的敌人”，“你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杀死了这个敌人吗？”或“那个部落还有另一个人，让我们像杀死这人一样地杀死他！”甚至是杀死敌人的那位英雄的名字^{[22]（P440）}。在当时的语境中，“Tarara - boom - de - ay!”包含的情感、指称、陈述、祈使、疑问、愿望等等交织在一起，是一个无法拆分的整体。

作为对 Jespersen “整体观”的发展，语言学家 Allison Wray 在叶氏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整体性原始语言观”（holistic protolanguage），不仅指出“整体”是原始语言的特点，还指出“整体”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今天的语言。比如“abracadabra”表示一个模糊的意思，即“现在观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惊喜”（now observe a magical surprise.），但是，“abracadabra”中没有哪个部分表示“神奇性”（magic）或“看”（see），它是包含整体意义的整体表达式（whole phrase）。语言学家、计算机科学家 Simon Kirby 考察了整体性原始语言如何转变成组合式语言，建立起一套反映原始语言状态的信号与意义整体映射的系

统。语言学家 Michael Arbib 则赞成“手势性原始语言观”（gestural protolanguage），把整体观运用到手势里。在他看来，最初的手势与整体意义相配对，比如某手势对应“你在吃我的食物”（you are eating my food）这样一个整体意思，不是“食物”、“吃”或“你”任何一个单一意思^{[23]（P496-497,501,458）}。Jespersen 等关于原始语言是“无法分析、不能分解”的“整体”的观点，适用于独词句情感、意义、意图等三个内容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特点。例如，之前提及的“生活！”它是章明清对自身生活现状的感受，既有内疚、痛苦、伤感、愤怒等情感，也在对邻居的生活发表感慨，同时有所指，指称当时社会现实的生活，该独词句包含拆分不开的情与意。再如“萝卜！”一例，其包含的情感、意义、意图也无法截然分开。

四、结语

独词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现象，它一词成句，不与语言中别的成分发生结构上的联系，与语境关系密切，对其只能进行语用分析。早期也有学者直觉到这类句子在表意上并不简单，如黄伯荣指出：“有的感叹句只有很简单的一两个词，但是含意很丰富。这是因为人们惊慌或兴奋时，常把浮现在心头的最紧要的一两个词儿说出来。比方一个牧羊的小孩儿看见一只狼走进羊群，他就高声叫喊：‘狼！狼呀！’这种简单的惊叫，包含的意思很丰富，可以理解为‘狼来了’或‘狼咬羊呀’或‘赶快来打狼呀’等意思。”^{[24]（P37-38）}张今和陈云清认为，现代两军肉搏战场上喊出的“杀”声，其意义中既包含行为（杀），也包含行为的主体（我方士兵）、客体（敌方士兵）、手段（刀或枪）、地点（战场上）、时间（肉搏时刻）等^{[25]（P337-338）}。这类直觉很准，但学者们就此没有深入研究，未意识到这种句子既不是纯粹的认知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情感问题。独词句包含丰富的情感、意义及意图，内涵丰富、浑然一体，需要借助具体语境加以具体分析。

[参 考 文 献]

- [1] 刘复. 中国语法通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39.
- [2] 金兆梓. 国语法之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3] 黎锦熙. 新著国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7.

- [4] 张志公. 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
- [5] 郭中平. 简略句、无主句、独词句[M].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
- [6] 杨桂梅. 中学语法教学要切实贯彻《提要》——兼谈双部句、单部句与主谓句、非主谓句的划分[J]. 绥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
- [7] 武占坤. 现代汉语读本[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 [8] 陈建民. 非主谓句[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 [9] 马忠. 现代汉语语法[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
- [10] 张静. 新编现代汉语:修订本[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 [11] 朱晓亚. 现代汉语感叹句初探[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 [12] 童养性. 谈谈汉语的“名代句”[J]. 汉语学习,1983(6).
- [13] 韦世林. “是”字句、独语句魅力的逻辑解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6).
- [14]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第五版(下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15]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6] 何自然,陈新仁. 语用学研究:第3辑[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17] 孟昭兰. 人类情绪[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18]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9] 谢朝群,陈新仁. 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20] 黄弋桓,黄兰堞. 独词感叹句的当下语境特征[J]. 语文建设,2015(5).
- [21] [英]杰弗里·利奇. 语义学[M]. 李瑞华,等,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 [22] Jespersen, Otto,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2.
- [23] Fitch, W. T,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4] 黄伯荣.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M].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
- [25] 张今,陈云清. 英汉比较语法纲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A Study on Emotions, Meanings and Intentions of One – member Sentence

HUANG Yi – h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One – member sentence in the form of a single word has rich contents in context which include emotions, meanings and intentions. The emotions, meanings and intentions of this kind of sentence are an indivisible whole, hard to split. One – member sentence belongs to pragmatics, while pragmatic theories are not suitable to explain this type of language phenomenon in that they pay much attention to meanings or intentions and ignore emotions. Jespersen’s concept of “holistic” can explain one – member sentence better.

Key words: one – member sentence; emotions; meanings; intentions; concept of “holistic”

[责任编辑 薄 刚]